

5-6

周書

召誥。此篇自首至不作皆史記作洛之事。見召公致誥之由。自太保至太公致誥于王。記周公轉達之詞。大意重敬德誠民。王氏曰。懲三監之難。茲殷頑民。是以自近洛距妹邦為近。則易使之遷。作王都。則易以鎮服也。陽氏大猷曰。成王實都鎬京。時往來朝諸侯。祀清廟于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城王于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冲和之氣。宅土中以泄四海其示天下也。公于鎬京定都以壯基業。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

二。史臣記。惟三月既望。越六甲乙未。成王于鎬京。洛之事。不致自專。朝去自周。則至于豐。告于文武之廟焉。

書經卷之五

蔡沈集傳

召誥。左傳曰。武王克殷。遷都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

北望嶽鄙。顧瞻有河。廣瞻洛陽。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意。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所以召諸名侯。今文古文皆有。

惟三月既望。越六甲乙未。王朝來自周。則至。

此記成王告廟。合祭文武為創業之君而洛乃國之大學不敢不告也。集解告廟只是不致自專不必云文武之志。

惟大子豐告廟乃使太保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太保承命自起行而來至三月丙午肅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邑以建都大事當稽于天乃卜王城下都所在既得吉卜則經畫營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而規模定矣。

此合下節記召公成始事所謂基命也。越若來以上是承王命以相宅以下足瞻天意以定宅。會編相宅者觀其要會度其形勢就可為王城孰可為下都也。三月肅下句下宅即洛誥始卜河朔黎水維下淵漚東西之謂得卜。即兩云惟洛食之謂經營只是規度其位次若便營造也。傳教下以戊申而周公至以己卯乃洛誥云我卜者二公同心召公卜即周公卜也。集解卜宅得卜經營作三節看。越三。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邑遷在洛之眾殷民乎高下定廣狹或治其所經營之位于洛內越五日甲寅則左祖有社前朝後市之位俱平定矣。

上得卜見天意從此位成見人心順。合祭舉事之初四方民猶未集且攻治之役其事易辦故只役已遷洛之眾眾位成者基址成也若翼。及翼日乙卯周公朝亦至于洛則偏觀三新邑所經營之位慎

豐。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綱紀也。王豐二十五里。

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肅越三日戊申太保朝

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肅敷尾反戊

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延遲而來也。肅康日月

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

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

攻位于洛內越五日甲寅位成。庶殷殷之眾庶也用庶殷

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若翼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若翼

之也。

此下四節記周公成終事所謂定命也。公在豐或偶有所事故獨後至時說先卑後尊。非是建觀是慎其事之心兼有欲圖以獻王之意。越三日丁巳乃以營洛事祭告天地其牲用牛二。祭尊以簡為號也。越翼日戊午祭告于新邑后土之神其牲用牛一羊一豕一。祭卑以豕為號也。

此與祀典郊社地祇說郊是合祭天地社是重祭新邑土神與他處郊社字不同。陳氏大猷曰此即洛邑新立之郊社。王方麓曰郊社大事周公以人臣行之蓋因事祭告奉王册命以行非常祭之比。越七日甲子朝周公乃用所定營洛役書命殷之眾庶使知所趨事命侯甸男服之邦伯以命諸侯使知所率作也。

此頒役書即洪大誥治也。孔氏曰書賦功庸役之書也。賦功謂賦欲諸侯之功料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所役之處使知地之丈尺也。瑤泉曰四方和會獨命庶殷著其難也庶邦咸在獨命邦伯統于尊也。

厥。公既以役書命殷庶于是庶殷謀勇從殷庶且然則四方之民可知矣。

上用牲是祈神休此不作是得人志

日乙卯周公朝于洛建觀于新邑營

至則編觀新邑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天地也。改用二牛。社祭用大
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越七日甲子周

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據高低處厚薄仍溝
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許徙庸慮材用書

糗糧以分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為
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家君咸在而獨命

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
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厥既命殷庶庶殷

不。不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
未易役使者然召公不以攻位而位成

太保。洛邑事畢。周公將歸。獨召公曰。王乃以庶邦家君所
屬致虞之幣。出而取之。乃復入。句于周公。立言。意曰。我今拜于稽首。
所以陳王而託公者。豈在幣哉。惟以新邑既建。欲化庶殷之怙侈為友。
順而以條教諭之。其根本則自乃御事也。公歸。率為我建告王之詞。乎。
記召公陳告緣由。入錫以上。記其事。曰。字下。記其言。告二句。正。
所以陳王及公之意。以語望王。而專其責于王身。見非諸臣所能。
預即含敬德意。王氏曰。作洛之勢。務在化殷。而化殷之大本。在
于王身。此召公納忠之大者。特恭敬之寓焉耳。王字泰曰。殷民
雖遷。而向化之心。未純。常有告教以開導之。然其根本則在王身耳。
誥告庶殷。言語之訓。誥也。自乃御事。則身為之範也。按召公陳誥
意。當序在取幣上。旅王車承幣來。卸入下二句。于書理方合。瑞泉兼
誥。饒實府車指誥皆非。公祭以皇天以下。為口授誥詞亦非。
皇天。其告王之詞。曰。嗚呼。天命靡常。不可恃也。昔受已為天元子。而
有此大國殷矣。乃一旦皇天上帝。不佑其所為。遂改革其元子。與茲大
國殷之命。而使我周代之。今王繼文武受命。為元子。而統有大國。固有
無疆之休。然可改于昔者。未必不可改于今。則亦正有無疆之憂。要其
所以改者。特以不敬故耳。誠能深心制行。惟主于敬。則天命在我。自不
忍源改矣。嗚呼。王易其奈何。不以敬自持哉。

此下皆告王之詞。此言天命不常。而示保命之道。朱子曰。此數句。一
篇之大意。下皆反覆推衍此數句意耳。琬泉曰。改字實大國殷命。

周公用以書命。而不作。殷民之難化。太保乃
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便民可知也。太保乃
以庶邦家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呂氏

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

取諸侯贊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于稽

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

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

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庶民。其根本。乃自爾

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為

執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

也。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易

其奈何弗敬。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

之王也。易其也。其語辭。商受嗣

之王也。易其也。其語辭。商受嗣

之王也。易其也。其語辭。商受嗣

謂改其元子及大國殷之命也無疆以元子言其久。合參敬兼存發育。

天既。夫天既永絕大邦殷之命矣而茲殷多先哲王精爽在天宜若能爲子孫請命乃其後王後民服受天命昏迷顛倒卒致賢智者遊藏病民者在位于是民苦其虐雖苛控訴但知保抱其子携持其婦以哀號于天及往而逃去求免其虐又祇有司拘執無地自容嗚呼天固不意商先王之有德而亦重哀四方民之無辜故眷殷之命遂改而眷命我懋德之文武也天命一絕卽祖德亦不足恃如此王其孜孜亟亟敬修其德而保民以保天命可耳。

此上言天命既絕卽祖德難憑以勉王敬德一氣說下歸重末句。孔傳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哲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紂妄陳氏曰言外之意蓋謂成王今日安可盡恃文武也敬德而言疾者蓋人心探則天害則亡必瞻有精神汲汲用功則其敬日強而能敬荷悠悠玩怠則安肆自偷不能敬矣。按疾字

天位爲元子免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上島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允尙何疎之有。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

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宵藏厥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

哀籲天但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其贊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

是賢勵用功敬德字眼不是敬之王夫

相古。天命不常不特一代為然。觀古先民有夏之禹。天既啓迪其德。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仰考天意。承順無違。而祇克德先。以位傳子。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乃桀為無道。今時既墜失其天命。而殷代之文。又觀今有殷之湯。天亦啓迪其德。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上考天意。承順無違。而懋昭大德。伐夏救民。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乃紂為無道。今時既墜失其天命。而周代之矣。天命之不可恃也如此。

此承上言天命之不可恃。而舉夏殷之興亡以証之。只宜就夏殷廢出去留無常。以引起下節至勉王敬德誠民意。下數節方見。○瑤泉曰。夏周相去已遠。故曰相古。商乃近代。故曰今。相天迪禹如錫洪範。之語如錫湯誓。男圭德言皆有思若啓之行若翼之之意。從子保者。使啓賢能繼禹也。格保者。假手有命也。主業言。面稽天若兼兩意。說禹知天迪其德。則從而懋厥德。知天保其子。則從而傳之。予此禹之面稽天若也。湯知天迪其德。則從而懋敬厥德。知天格保。則從而伐夏救民。此湯之面稽天若也。墜命處重看。正發不可恃之意。此節與上二節只是反覆言天命不常。并有二意。

冲于。夏殷墜失天命。皆由後王之不敬德。故人君常敬德。然親近老。要則尤敬德之助。今王以幼冲嗣天位。必親近耆成之人。言聽計從。斷

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於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相告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

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

時既墜厥命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

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稽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相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稽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今

不可疎遠焉。所以然者。言子壽考。閱歷久而。則見廣博。于古人之祇德。懋德。皆能稽考其事。資之。則于事有所證。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子壽考。造詣深而。智識精明。所以謀度無壅。天命之策。皆能仰稽天理。資之。則于理無所遺。是尤不可遺也。

此欲其任老臣以爲敬德之助。首句虛下。正明不可遺意。稽古稽天。串看。蓋德淵于生而易見。理隱于天而難知。故加一。知字。王方權曰。冲幼之玉于老成之民。雖曰在左右。嚴之而弗親。則無從而受其益。無遺者親之之語。陳新安曰。德與謀俱。主好一边說。

嗚呼。嗚呼。我王之年雖小。然其任則受天命以長民。爲天之元子。其大能誠和于小民。消其悖逆。歸于遜順。以爲今日永命之休美乎。然民甚蕃險。至不易誠。而誠之不外敬德。王當不敢緩于敬德。用此以顯畏斯民之甚險。而誠和之則今休可臻。而元子之責盡矣。

首句言嗣王所係之重。至能二句。是誠民以祈命。不敢二句。是敬德以安民。乃下敷節之綱也。不回安曰。誠者兼治教言。非使得所之謂。前無驕惟休休字。以受命時言。此休字。以永命言。不敢後。卽上疾宗用。謂用此不敢後之心。以顧民躬也。二句一直下。王來。然欲誠民而期今休。舍洛邑無以行之。王將自舊都來此洛邑。繼天出治。當以誠民之道。自服行于土。氓無。旁委也。此豈臣一人

乎。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

曰。具有能稽謀自天。稽考。矧况也。冲幼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

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考。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嗚呼。有王雖小。元子

冀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

于民。召公歎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其大能誠和于小民。消其悖逆。歸于遜順。以爲今日永命之休美乎。然民甚蕃險。至不易誠。而誠之不外敬德。王當不敢緩于敬德。用此以顯畏斯民之甚險。而誠和之則今休可臻。而元子之責盡矣。

之辭也。誠和。憂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爲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爲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民之舉。險可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

然且亦嘗曰。人君一身所係匪輕。今作此大邑。非為逸豫計。蓋將自
此作君作師。以對越上帝。肇禘殷禮。以謹祀神祇。且自此若瘞撫事。以
宅中圖治。觀且之言。即臣期王自服土中之意也。王誠勉而行之。則庶
幾上天眷周之命。一成不易。而治民之效。今即見其休美矣。

上。敬德誠民。永命。此則欲其宅洛以行之。重自服土中。句蓋前此
王未親政。全賴大臣夾輔。今新邑已成。乃成王治政之始。猶恐倚時
大臣不自已。擔當故先破其所恃。如此配天祀神治民。周公本平說
召公引來。却重中又作証。末二句。是自服之效。成命本民心安來。今
休又即在成命上見。瑤泉曰。通節對上。其不能二句看。王方龍
曰。此節只有誠民以祈天命。至王敬作所二句。方是敬德。今休與上
相應。下期之之詞。此次之之詞。

王先。夫王自服土中。固以化民為要。而化民又當自臣始。今殷之御
事。皆繫于惡王。必先化服之。而化服之道。惟使其親近。則貳于我周之
御事。固正意見。正行朝。多垂隨。以節制其往。且驕滿之性。久則自然皆
准于善。不容已矣。夫化民以端表範。乃轉移民俗之善道也。

中且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絜祀于土

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洛邑

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
服行于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
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當言作此大
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養神祇。自是
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
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
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
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南
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
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
聘貢賦。道理均焉。故謂之土中。王先服殷之御事。

周御事。節性。惟曰且邁。言治人當先服于臣

也。王先服殷之御事。

此推言化民必本于臣。瑤泉曰。此節輕了起下文敬德之意。提訓。笔落以化殷爲重。故言服殷御事先字重看。對化民說。服是化服。比介節性是服之之實。惟曰以效言。

王敬。然臣又必自身始。王當以敬爲處所。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一時一事或離于敬也。若不敬而德。嗟乎已。則有殷御事無以服之。何以服民。是誠不可不敬于德。王盍勉之。

此推言化臣以化民。又不外于敬德。上句言當如此。下句言不可不如此。總是勉訓。瑤泉曰。此對上王不敢後二句看。姚承庵曰。所卽所止無遠之所。作所卽易所謂居而安。記所謂藏身之固也。秘肯敬德。誠民永命。雖章脉。但此處只事化臣。兼民可也不必牽及永命。太重復前後節意。合察傳雖專言止臣。必本乎身。然敬德所以誠民。兼化民說爲是。

我不。夫王不可不敬德。蓋有往事當監焉。今我周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夏先王受禪而有天下。我不敢知其服天之命。何以遂歷年四百如是之久。及其子孫忽然而失。我不敢知其何以遂不少。然所不敢知者數。而所知者理。以理言。惟桀作威。敷虐。不敬厥德。乃早墜其命耳。殷先王革正而有天下。我不敢知其受天之命。何以遂歷年六百如是之久。及其子孫忽然而失。我不敢知其何以遂不少。然所不敢知者數。而所知者理。以理言。惟紂造禍。肆害。不敬厥德。乃早墜其命耳。不敬德而墜命。此當監于夏殷者也。

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爲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

已。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

其無遠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格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

言德之不可不敬也。我不。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

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

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商

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卽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爲出

此承上不可不敬德而舉夏殷墜命以明不可不敬德之意因起下嗣若功之說首我字指三我不敢知以下正見不可不監。俞濛泉曰監兼得失兩邊則意反緩蓋此監字對下節嗣若功嗣字監者以不敬墜命者為戒嗣者以敬德永命者為法。

今也。監于夏殷之墜命可知永我周命之道矣。今王嗣文武受茲天命孰不以爲眷周之隆我謂亦惟夏殷二國既墜之命移之周者其永與否俱未可知。王當念二國受命之先如禹湯之祇德懋德而立歷年之基爲有功者嗣之務敬德而歷年是則誠能嗣命者也。此雖教化浹洽之時猶不可忽況王乃初服始行教化豈可不嗣功以嗣命乎。

此承上監于夏殷而欲其嗣敬德以歷年又言初服以結上起下也。○秘直以上皆從自服土中說來下數節又從初服轉進一層議論。○會編我亦句重永短不可知意。○今蔡功卽指敬德如禹之祇食湯之懋敬者是。○集解初服暗指宅落至下宅新邑方露。

嗚呼。嗚呼初服何爲當謹益人君圖治端自初服若人之生子然罔不在厥初生之時使習爲善則知職聰明日漸開發不虧降衷之體是爲善雖天之所命而實已自貽之也。我觀今日天意其或命王以明哲之德或命以禎祥之吉徵妖孽之凶徵或命以歷年之久長皆不可知。可知者惟視我初時所服行何如耳。初服能謹則自然命哲命吉命歷年無算自貽者矣而安可不謹也。

此言初服所係之重以見當謹也罔不二句就喻意言今天以下方

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今王嗣受厥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通。

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今王

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

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

服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服習爲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爲政之道亦

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

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宅新邑肆惟王其

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

發明若字正意○提訓罔下句不必兼善惡兩項亦主好邊與自貽
句一氣讀○傳發明提是體天之命我者自是如此此後則全在人
自貽貽即貽謀之貽觀下愚為自暴自棄則上智豈非自貽乎○會
編命皆以德言書罔以徵驗言歷年以國祚言

空新○今洛邑新成王來宅此圖治正所謂初服也故為王計其當及
今疾于敬德不可怠也蓋歷年永短係乎民心民心向背原于主德王
其以惡夢為誠民之思使民心安而天心固祈天以久長之命可矣
此示以謹初服不外敬德○俞濛泉曰上王其是勉其如此下王其
是期其能如此○合黎肆故也應前疾敬德而言王來宅新邑正初
服之時所以必疾敬德也此謹德于已未說到聽政臨民下句加一
用字言以德為誠民之用也祈字跟誠民來

王勿○敬德則罔用刑蓋刑者德之反其惟王勿以小民習染之久過
用非刑為然然則刑者德之反其惟王勿以小民習染之久過
用非刑為然然則刑者德之反其惟王勿以小民習染之久過
用非刑為然然則刑者德之反其惟王勿以小民習染之久過

此言化民不得用罰○俞濛泉曰濫用非彝就民之反側不法言○
罔罔曰里不用罰上民若有功帶說

聖位○若用刑戮則君德頌矣其惟王居尊于天下之位必疾敬德而
德首出天下則德更位稱將見小民皆潛移默化儀刑君德而用德乎
天下矣夫為治而使民皆德則王之德不大顯者乎信乎敬德為誠
民之本不可不服行于新邑者也

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
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

罔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刑者德

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
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
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
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

王顯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
王顯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

於王之德
益以顯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

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

永命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
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

此言化民必本于德與上節平看不可以此爲有功之實○會編位在德元是疾敬德所成越王頭就民用德土見

王○是在于君而臣與有其責自今我君臣當夙夜勤勞憂恤相期曰我周受天命當大如有夏之歷年不止此也用勿替有服之歷年兼而有之可也此豈他求哉惟欲王敬德緩刑以小民之誠受天無疆之命耳

此承上不用刑而用德以誠民卽爲永命之道○朱子曰以小民如以某師之以○王振子曰以字工夫全在上二節○王方麓曰天無心以民爲心得民則得天矣○提訓受字應前祈字受天永命極大功用却只在小民身上着力故望王以之

拜手○謹拜手稽首曰今茲新邑王治惟王王果敬德而見于政令以德爲威見于教化以德爲明王小臣敢以王所遷之殷民與諸在位君子及周之友順民遵守王之政教而不失順從王之政教而不違保受如此王當于上天眷周之成命終有不替而王所由致此之德亦與命俱永顯著于後世矣然臣非敢以臣民保受俾王終有殷命顯于後世益足以效勸于王也亦以祈天之實往王臣惟具祀事之文恭奉幣帛用供王之能祈天永命而已

此總一篇大旨申前奉幣旅王之意當于王亦顯睿斷上以率下之責往諸已下以祈天之實望諸君舊解在明德載非是○瑞泉曰威令應勿用非彝節明德應德元節益不用刑是以德爲威用德是以

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召公文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爲天

拜手稽首曰王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

命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

明也未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于小臣敢以殷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爲勤惟恭

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

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

德為明通本敬德看。王方應曰敬德一也。自其發之政令而為人
 所瞻服者曰成命。自其宣之教化而為人所仰慕者曰明德。王末有
 成命註着童子以明之之辭。言不以勉之之辭言。即重述前以
 小民受天永命之意也。時說非是。曰未有則所謂厥有成命者不徒
 托諸空言而終有之矣。王亦顯即前越王顯指德言。我非敢勤指予
 小臣以下說時說指上二句。謂此有成命非吾之所敢任。惟在王之
 自盡而已。此為泥于註王之所當自盡一句。謂嗣王末有成命故也。
 不知此句自在後句。祈天永命見之。能者期望必然之辭。註王之所
 自盡從能字出。陳新安曰所謂能祈天永命者。不過上文敬德誠民
 故篇終特以能字該之。

洛誥。王方應曰此篇首四節周公遣使告卜而成王復之。是時公在
 洛邑。王在鎬京。王肇稱至罔不若時。十三節公教王宅洛之事。并示已
 退休之志。王答而留之。是時公與王俱在鎬京。予小子至文祖德七節
 王留公而公許之。是時公與王俱在洛邑。伊來四節公述命寧祭禘之
 事。而因致責難之意。是時公又在洛邑。王又在鎬京。戊辰以下記祭禘
 冊誥等事。乃公許留之後伊來盡殷之前事也。末節因記公之終焉。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
 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講。周公攝政之七年三月十六日。公以成民叛逆難治。不可無地以
 居之。于是始定基址。作王城下都于東國洛。其時四方之民大和悅而

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
 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
 召公奉以
 助祭云。

洛誥。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
 錄之以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

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洛之事。今
 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
 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
 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
 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
 之事也。公明保予冲子以下。成王命
 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
 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
 之辭也。伊來以下。成王錫命盡殷命
 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氏記其祭禘
 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
 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

來會集其民勤矣至侯甸男采衛五服其百官因民心之和鼓舞宣播之使皆見在執事于周其臣勤矣周公總其事者于事歲致其勤乃作役書洪大誥臣民以維洛之事此萬年之業成于一月間也

此叙作洛之始詞。瑞泉曰新大邑兼王城下都侯甸男邦采衛猶坐侯甸男采衛之邦此內五服百王即五服百王咸勤大誥治三句一氣說如計文數揣高底度厚薄之類是勤以此告臣民使民知所見王臣知所播民是誥治猶召誥所謂用善命庶殷侯甸男邦伯也此在遷觀之後獻卜之前。陸實府曰和會歡忻來會之意見王始服斧斤版築之事

周公。史記周公遣使告卜于王于是拜手稽首曰王以作洛之事委我今其事已定我敢復命于王明辟也

此營洛既定周公授使者復王之詞。禮濬圖曰重告卜上未是告洛邑之成

王如。夫建都于洛以承天眷王之事也王以幼冲自遜如弗敢與知上天成始之基命與成終之定命一切創始善後之事付之太保與我我有是責乃繼太保而往大相視東土何者可為王城何者可為下都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

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

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王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王如弗敢及夫基命定命乃胤十八字

此先敘相治之意。基命定命主作洛始終說。瑤泉曰：基命以營建新都。言定命以大役告成。言作洛本以承天休。二命字。即下天休作民明。兼朝諸侯撫萬民二意。

予惟。我之大相東土者。何如。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以河北黎水。殷民所便。我先卜此。而龜兆不從。我乃改卜澗水之東。澠水之西。以為王城。惟此洛邑之東。龜兆正食之。則朝會有定所矣。我又卜澠水之東。以為下都。惟此洛邑之西。龜兆正食之。則殷民有處所矣。今遣使來。以洛之地圖及獻所卜之兆。辭于王。定都之始終。庶可考而知焉。

此正大相東土之事。呂氏曰：卜都主于商民。先卜河朔黎水者。固其別安也。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土中者。周公之心。而卜黎于先者。先人後已之心。史氏漸白澗澠之東西。即洛之中也。澠水之東。即洛之偏也。天子南向。則澗在洛之右。澠在洛之左。王城是為郊。野之地。即今河南下都。名曰成周。又曰東郊。即今洛陽。一城相距十有八里。

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

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

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

卜澗水東。澠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澠水東。亦

惟洛食。何來以圖及獻。澠音墨。何補耕反。乙卯。即召誥之

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澠水西。王城也。朝會

之地。澠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澠之間。卜都在澠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

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何。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小獻

正食其墨也。何。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小獻

王拜。王既得公復命之詞，乃拜手稽首，授使者復公之詞曰：宅中圖大天休所在也。公念天休至重，不敢不敬，以承之。來相視洛邑，為我周配。答上天休命之地，公既定宅，乃遣使來示我以下兆之休美而常吉者。此豈我一人獨能當之，惟我與公二人共當之耳。且我據卜觀圖，規模弘遠，知公用意非徒為一時計，正欲以予自今至于萬億年，據形勝以朝諸侯，撫萬民，敬承休命于無窮，期望之意如此。所以誨我者至矣，敢不拜手稽首，以謝公之誨言乎。

此成王復周公之詞。公不敢至匹休，敘相洛事，應上大相東土二句。既定宅至其貞，敘宅洛事，應上惟洛食及獻卜等句。萬億年句，總承相洛宅洛見公美意無窮。王方釐曰：作洛美意，正是公其以予句。其上曰：敬天之休，曰：作周匹休，曰：休恒吉，皆是敘事中形容之言，不必說意之美也。秘書敬天休，總以作洛言，誨意包上二節。集解休字，俱指符命言，惟下休之休稍異。

周公曰：洛邑既成，公歸于鎬，告王以宅洛當行之事。曰：王者為天地百神之主，洛邑之作，將以恭祀上下。今王往洛，當始舉盛大之禮，恭祀于節，邑祀典所載者，固無不祀，即祀典無文而義當祭者，亦咸次其尊卑之序而祭之，予以告成事，報神賜，祈萬休也。

其卜之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兆辭也。

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

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

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

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卜

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

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

誨。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新邑，咸秩無

文。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

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